

##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第一節、認知理論與社交焦慮之間的關係

Beck 等人 (1985) 的基模理論是將焦點放在潛在的基模上面，並且將基模界定為組織經驗與行為的認知結構。根據基模理論，個人對於外在訊息的處理，會因為個人信念與過去經驗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個人過去經驗會不斷地累積，進而發展成為一套屬於個人的基模，來主導其觀察世界的方式。使用基模瞭解外在訊息時，會選擇最適合外在訊息的基模來解釋，基模是一個主動辨識的設計。另外，個人容易注意到與基模一致的外在訊息，並且在面對事物時，進一步提取與此基模一致的記憶內容。Beck 假定焦慮者具有焦慮的認知基模，當他們在處理與輸送經驗到的訊息時，容易循著過去的焦慮認知基模，選擇性地過濾掉與基模不一致的訊息，而容易注意與基模一致的訊息。

根據 Bower (1981) 的情緒網絡理論是將擴散激發模式加以修正，他認為與情緒有關的節點都必須加入網路中，而且每一種情緒都代表一個特定的節點，存在記憶中。這些節點有些是天生的，有些則是經由後天學習或文化傳承而來的。與情緒節點相連結的有：引發事件的認知評估，表現的行為，自動化反應型態，及描述此情緒的語文，此外也與個體過去曾經喚醒此情緒的事件相連接。這些情緒節點可以被生理與語文符號的意義所激發，當激發到達足夠閾限時，就會產生自動化的喚起屬於該情緒的行為表現。情緒網絡理論的前提是思想之間是藉著連結而彼此相關，而情緒與思想之間也是如此，所以情緒會激發與情緒相關的訊息。

從 Beck 與 Bower 所提出的理論得知，焦慮者因為具有焦慮的認知基模，所以他們容易注意到與焦慮情緒有關的訊息，而忽略與基模不一致的訊息，並且在焦慮的情緒狀態下，此現象會更明顯。由於社交焦慮也屬於焦慮的一種類型，因此，社交焦慮者也較容易去注意與社交焦慮有關的訊息，並且在引發社交焦慮的情境之下。

## 第二節、認知內容特定性假設與社交焦慮者的注意力偏誤

從Beck和Bower的認知理論發現，社交焦慮者會選擇性地注意與社交焦慮有關的訊息；而且Beck與Clark（1988）在情感性疾病的認知理論中提出「認知內容特定性假設」，是指不同的心理疾患具有不同的自動化思考、態度以及認知歷程，且此理論上反映基模與核心信念之基本特性的運作，簡易地說，特定的認知內容與特定的心理疾病有關（Beck & Clark, 1988）。好比焦慮病人報告出來的思考內容是以未來與危險有關的為主題，例如有些不好的事情正在發生（Beck & Clark, 1988）。除此之外，Westra與Kuiper（1997）認為「自我關連」可能對於不同心理疾病之注意力歷程的影響是很重要的；Spector, Pecknold與 Libman等人（2003）也指出，個體可能會選擇性注意在他們環境中與自我關連的訊息。因此，社交焦慮者也會對與他們自身相關的特定訊息有注意力偏誤的現象。

根據過去許多研究，例如 Diefenbach 等人（2001）認為焦慮的認知內容是與缺乏控制、身體的威脅和對未來的危險和傷害有關。另外，焦慮的認知內容也與對生理或心理傷害與危險的害怕有關（Beck et al., 1985）；Spector 等人（2003）認為焦慮者主要關心之自我描述的話題是個人的危險、威脅以及不確定，這包括身體的威脅以及社交威脅；有焦慮基模的人對於他們生活中威脅和危險的知覺是過於敏感的；並認為焦慮個體會選擇性地注意威脅訊息，與非威脅刺激相比。

同樣地，社交焦慮者基本上害怕在他人面前被發現是不適當的、難堪的。許多社交焦慮者除了有主觀不舒服的感受之外，也會經驗到嫌惡的身體症狀（例如：心跳增加、流汗、臉紅等），這都可能導致逃避或降低其成就表現。另外，Woody（1996）發現社交焦慮者會報告較多明顯的身體

症狀（例如：臉紅或肌肉抽痛），以及對於和他人有關之焦慮訊息過度警覺，並將注意力分配去檢視這些症狀。不過，在之前的研究結果並未顯示社交焦慮者對身體威脅詞彙（例如：心跳加速、窒息）有注意力偏誤的現象（Asmundson & Stein, 1994; Maidenberget et al., 1996）。因此，社交焦慮者是對於他們的身體症狀的難為情感到害怕，而不是對於身體的沒有能力（例如：癱瘓）或他們身體上的症狀受傷感到害怕。

其次，社交焦慮者有可能過度評估負面的社交經驗和誇大發生在他們身上之負面結果的可能性（Foa, Franklin, Perry, & Herbert, 1996），並且他們的注意力資源可能被這些內容佔滿。Spector 等人（2003）指出社交威脅詞彙，包括描述負面評價（例如：批評）或是描述明顯與他人有關的焦慮症狀（例如：臉紅）。不過，在 Kolassa 與 Miltner（2006）的研究沒有發現在叫色作業中，社交焦慮者對生氣臉孔有干擾效果，這有可能的解釋是生氣臉孔對於社交焦慮者並非是足以令他們畏懼的刺激，不像「蜘蛛」是個足以引發蜘蛛畏懼者害怕的刺激一樣。另外，在 Grant 與 Beck（2006）研究中發現社會焦慮組對於社會威脅和憂鬱詞彙具有注意力偏誤；Mattia, Heimberg 與 Hope（1993）的研究指出社會焦慮者對於社會評價之威脅線索過於敏感。

雖然根據 Beck 所提出的「認知內容的特定性假設」，已經獲得相當多研究的支持；然而 Maidenberget 等人（1996）卻發現在不同焦慮疾病的個體身上的注意力偏誤仍不是很清楚，他們曾試著驗證以下三種假設：第一、特定性假設：焦慮個體會選擇性地將注意力資源分配在直接與個體目前害怕或關注有關的訊息上；第二、情緒性假設：焦慮個體會選擇性將注意力資源分配在正向和負向刺激上；第三、一般性假設：只要存在可能的威脅訊息時，對焦慮個體皆有注意力偏誤。在本研究中主要欲探討社交焦慮者

是否支持 Beck 所提出的認知內容特定性假設，因此將過去的研究區分為「支持認知內容特定性假設」以及「不支持認知內容特定性假設」。

有些研究支持 Beck 的「認知內容特定性假設」，認為社交焦慮者會選擇性地注意與自身目前害怕或關注的訊息。例如：Spector 等人（2003）使用修正過的 Stroop 作業和自陳量表，探討廣泛型社交焦慮者的注意力偏誤，結果顯示廣泛型社交焦慮者會對社交威脅詞彙有注意力偏誤；而且這些社交威脅詞彙的叫色反應時間與社交焦慮和痛苦的自陳量表之間有明顯的正相關。結果支持廣泛型的社交焦慮者具有特定的注意力偏誤。Becker, Rinck, Margraf 與 Roth 等人（2001）選用 32 個廣泛型焦慮疾患、29 個社交焦慮者、31 個控制組；刺激是選與廣泛型焦慮有關、與演講有關、中性刺激、以及正向情緒刺激。結果發現廣泛型焦慮個體在 Stroop 作業中對所有的情緒詞彙的反應都較慢；社交焦慮者則特別容易受到與演講有關之詞彙的干擾。另外，有些研究使用不同實驗典範來支持認知內容特定性假設。例如：Mortiz 與 Mühlénen（2008）使用情緒性 Stroop 作業和點點偵測作業發現在創傷後壓力疾患、蜘蛛恐懼症、社交焦慮的人身上，會將其注意力朝向與他們心情一致或他們關注並害怕的刺激上。Vassilopoulos（2005）的研究中發現，當刺激材料呈現時間維持在 200 毫秒時，高社交焦慮者會傾向將注意力朝向社交正負向和身體威脅的詞彙，但在 500 毫秒時，會遠離去注意對這些詞彙。除此之外，Amir, Elias, Klumpp 與 Przeworski（2003）是使用空間線索典範，並採用社交威脅詞彙、正向情緒詞彙、中性詞彙作為線索刺激，結果發現相較於控制組，社交焦慮者有困難脫離對社交威脅詞彙的注意力，但並非對這類刺激有過度警覺的反應；而對中性和正向情緒詞彙的反應則與控制組並無顯著差異。

綜合以上研究，發現社交焦慮者會選擇性地注意與他們害怕、自身關連性高、和心情一致的訊息，包括正負向的社交威脅訊息、身體威脅訊息與演講有關的訊息。

不過有些研究發現並不支持「認知內容特定性假設」，例如：Mansell Clark, Ehlers 與 Chen (1999) 和 Mansell, Clark 與 Ehlers (2003) 的研究結果發現，社交焦慮者會遠離對正向（快樂臉）與負向（包括生氣、噁心、害怕與難過表情的臉孔）臉孔表情的注意力，但只發生在社交評價威脅的情境中；當社交評價威脅的情境消失時，高與低社交焦慮者在對於臉部表情的注意力並沒有差異。McNally 等人 (1994) 使用恐慌威脅詞彙、一般威脅詞彙以及中性詞彙，進行情緒性叫色作業，結果發恐慌症疾患對於與恐慌威脅有關詞彙的干擾效果比中性詞彙大，但是他們對於恐慌威脅與一般威脅詞彙的干擾效果並無顯著差異。

### 第三節、過去研究之實驗典範與刺激材料的討論

在上一節討論有關社交焦慮者之注意力偏誤的研究中，有許多支持 Beck 與 Clark(1988)的「認知特定性假設」的研究大多是使用情緒性叫色作業，亦即社交焦慮者對於社交威脅詞彙會出現情緒性叫色干擾效果，但是對於其他類別(例如：身體威脅或其他負面情緒)詞彙不會出現干擾效果。然而，在這些過去常被用來研究的注意力研究典範，例如情緒性叫色作業和點偵測作業，目前已經被許多學者質疑並提出其限制。在這一節的第一個部分將會對這些研究典範有更多的討論。

#### 一、 實驗典範

過去最常用來研究社交焦慮者的注意力偏誤的實驗典範，主要有情緒性叫色作業 (emotional Stroop task) 及點偵測作業 (dot-probe task)。情緒性叫色作業是根據傳統的叫色作業演變而來，在此作業中，要求受試者對不同顏色書寫的詞彙 (含中性詞彙與情緒詞彙) 進行叫色反應，將受試者對情緒性詞彙的叫色反應時間減去對中性詞彙的叫色反應時間就等於情緒性叫色干擾效果 (emotional Stroop interference)。這種干擾分數被認為是注意力偏誤的指標，干擾越大表示受試者注意字的意義多於字的顏色。所以，高焦慮者如果對威脅性的詞彙投入較多注意力，則此情緒性叫色干擾效果就越大。許多研究使用情緒性叫色作業亦發現社交焦慮者會對社交威脅詞彙投入較多注意力 (Beck et al., 2001; Heinrichs, Hofmann & Barlow, 2004; Maidenberg et al., 1996; Spector et al., 2003)。

點偵測作業通常是以兩個刺激 (例如：一項是威脅性刺激，另一項是中性刺激) 當作促發項，並出現在不同的空間位置上 (例如：出現在凝視

點的上下方或左右方)，之後接著出現偵測項，偵測項是一個圓點（·）、符號（：）或是字母（E 或 F），其出現的位置可能和促發項中的威脅刺激相同，或是出現在相對的位置上。受試者被要求對偵測項中的目標物做出位置的反應（例如：上、下方，或左、右方）。如果高焦慮者對威脅刺激投注較多注意力，則其偵測時間會受到偵測項與促發項的威脅刺激出現位置異同與否而有所變化。結果發現，高焦慮者在偵測項與威脅刺激具有相同位置時，其偵測反應時間較快，低焦慮者在不同位置時有較快的偵測反應時間。（Williams et al., 1998; MacLeod, Mathews & Tata, 1986）。

然而，若要使用這兩種常見的實驗典範直接去探討高社交焦慮者的注意力偏誤，仍需要考慮到這兩個作業本身的一些限制。Fox, Russo, Bowels 與 Dutton(2001)提出這兩種作業都存在一個問題，就是被忽略的關鍵刺激（例如：威脅刺激）卻都仍呈現在視野當中，因此從這兩個作業無法決定注意力的歷程究竟是威脅刺激攫取了注意力呢？或是當威脅刺激被偵測到之後，會將注意力停留在該刺激上。

在解釋點偵測作業之反應時間的結果時，會遇到另一個問題就是，雖然兩個促發項出現在不同的空間位置，但是此空間位置是與作業有關的，使受試者很明顯會採取下列兩種策略，一個是同時注意兩個空間位置，另一個是在這兩個空間位置上快速地來回轉換其注意力。因此，點偵測作業引起爭議的是該關鍵刺激從未真正出現在未被注意力的空間位置上。

另一個與點偵測有關的限制是，早期進行該作業時，受試者需要大聲唸出在上方位的詞彙（例如：注意在上方的空間位置），這表示如果偵測點出現在下方的位置時，可以反映出該偏誤是出現在注意力的轉換(shift)歷程；但當偵測點出現在上方位置時，可以反映出該偏誤是出現在注意力



的停留或是脫離（disengage）的歷程。後來已經有研究改以呈現中央凝視點並要求受試者區辨偵測項出現在上方或下方位置的方式進行，但是此方式仍舊使得大部分的研究會面臨刺激呈現較長的持續時間（500ms）及兩個空間位置是與作業有關的問題，而使得兩個空間位置都可能被注意到，而難以決定注意力歷程究竟是威脅訊息首先吸引了受試者的注意力呢，還是威脅訊息一旦被偵測到，注意力傾向停留在該空間位置上。

至於在情緒性叫色作業中，主要的限制是該作業是以顏色與詞彙整合形成一個刺激，受試者根本無法逃掉對刺激的注意，因此所獲得的研究結果並無法澄清影響社交焦慮的注意力偏誤是投注過多注意力於此，或是難以脫離對此類刺激的注意力（Yiend, 2004）。雖然有些學者試圖改進研究方法，例如 Bradley, Mogg Millar & White（1995）首先驗證叫色效果，之後則要求受試者將注意力專注在對色塊進行顏色命名而忽略在空間上不同位置的特徵形容詞彙。如果負向訊息的確會吸引個體的注意力，則在空間中被區分開來的形容詞彙應該也會產生叫色干擾效果。但是結果發現，並沒有證據指出負向形容詞彙會增加叫色干擾效果。類似的研究在 Fox（1993），他們在焦慮與控制組受試面前，以與凝視點位置分開的方式呈現威脅相關和中性詞彙；在此情況下，高低特質焦慮受試都沒有顯示任何叫色干擾效果。這些結果指出呈現在視覺環境中的威脅相關刺激並不必然會吸引焦慮者的視覺注意力，因此反駁「焦慮個體的注意力系統可能具有過度警覺的特性」的看法（Eysenck & Byrne, 1992）。綜合以上，從情緒性叫色作業及點偵測作業中並無法清楚地澄清高社交焦慮者的注意力機制。

然而為了更清楚瞭解社交焦慮者的注意力機制，本研究選用的實驗典範將同 Fox, Russo, Bowells 與 Dutton（2001）所採用 Posner 與 Cohen（1984）所發展出來的外在線索典範（exogenous cueing paradigm）。在此作業中，

凝視點左右兩邊各有一個長方形，線索會呈現在其中一個長方形上，並在長方形周邊閃爍；接著是呈現目標物，目標物有可能出現在有效（是線索）或是無效（不是線索）的位置上。相對於「無線索（no-cued）」狀況，當出現在有線索（有效）的位置上時，目標物較快被偵測到，但當出現在不是線索（無效）的位置上時，目標物被較慢偵測到，此被稱為線索有效性效果（cue validity effect）。

根據 Posner 等人（1984）從認知神經研究發現，注意力系統並非是單元的，而是有以下幾個基本歷程所組成，包括打斷正在進行的活動，脫離（disengage）對目前刺激的注意力，以及移動(shift)注意力到新的位置上，然後再重新投入(engage)注意力在新的刺激上。例如：Fox 等人（2002）指出焦慮個體較難以從威脅線索的注意力上脫離，這是依據在無效線索情境中，當線索為威脅刺激時，高特質焦慮個體對於目標物的反應時間較線索為中性刺激時的慢。對此結果反應的解釋為，Posner 認為當受試者彈性地將注意力投注在線索上時，當偵測項出現在無效位置時，受試者需要先將注意力從該位置脫離，之後再投注到無效位置來處理偵測刺激，因此增加了反應時間。（Yiend & Mathews.,2001）。

根據以上文獻的討論，若要澄清社交焦慮者是否具有對社交焦慮刺激有注意力偏誤，使用傳統的情緒性叫色作業和點偵測作業都無法有效澄清；雖然使用線索典範作業探討社交焦慮者的注意力偏誤並不如前二者多，但本研究試圖以線索典範作業去探討社交焦慮者的注意力機制。

## 二、刺激材料

在過去探討社交焦慮者之注意力偏誤的研究中，曾經使用詞彙、臉孔刺激（schematic faces 或是真人臉）、情緒性圖片讓受試者進行不同的認知作業（Vassilopoulos, 2005; Mansell et al., 2003; Yiend et al., 2001; Chen, Ehlers, Clark & Mansell., 2002），但也有研究直接在讓受試者演講的同時，去偵測他們對於觀眾所給予的三個正負向行為的反應（Veljaca & Rapee, 1998）。不過，最常使用的就是詞彙刺激與臉孔刺激。以下將主要探討詞彙與臉孔刺激的優缺點，並根據本研究的目的，將選擇較適當的刺激材料。

詞彙刺激最常被使用在情感性叫色作業和點偵測作業，但詞彙本身有以下限制和問題，包括個體對於視覺上呈現之詞彙的注意力反應，並不同於對真實生活中的威脅刺激的反應，因此，使用詞彙探討注意力研究較缺少生態效度（Chen et al., 2002），所以使用單一詞彙作為研究與焦慮有關之注意力偏誤的刺激材料，並不能提供在時間歷程中，焦慮個體對於威脅訊息的注意力偏誤一個完整的樣貌（Bradley, Mogg, Falla & Hamilton, 1998）。另外，Yiend 等人（2001）提出使用詞彙刺激存在一個問題是，詞彙不足以改變情緒的強度，雖然詞彙在負面的情緒性（valence）上可以是不相等的，但不清楚地是，詞彙是否可構成一個高度明顯的威脅，足以產生警覺反應，甚至出現在低特質焦慮者身上。最後一個問題是，常使用的詞彙刺激內容是焦慮個體常會想到或報告的威脅事件，例如身體疼痛或是與社交威脅有關的想法（Bradley et al., 1998），或是描述自己的緊張和焦慮感受等等，所以這些威脅詞彙對於焦慮個體而言，會比一般非焦慮的個體更為熟悉，因此，若以此類的詞彙作為刺激探討焦慮者的注意力偏誤現象，只能反映出個體對威脅詞彙的熟悉程度和主觀使用頻率是高的，但

無法反映出是對這類詞彙有注意力偏誤 (Mathews, Mogg, Kentish & Eysenck, 1995)。

基於以上的限制，有越來越多研究選用臉孔作為刺激材料探討社交焦慮者的注意力偏誤。因為在真實社交情境中，社交威脅刺激是其他人的反應、臉部表情以及口語評論 (Mansell et al., 1999)；臉部表情對社交焦慮者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因為臉部表情傳遞有關個人接受與社會評價的重要訊息 (Bradley et al., 1998; Gilboa-Schechtman, Foa & Amir, 1999)，尤其是生氣臉，是社交情境中特殊的威脅線索 (Li, Tan, Qian & Liu, 2008)。對社交焦慮者而言，他們會過度注意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表現，並且害怕自己會出現或做出令人難為情或丟臉的行為，所以情緒性的臉部表情是直接地表示贊同或不贊同的訊號，因此，臉孔刺激較具有生態效度，更容易誘發焦慮程度 (Kolassa et al., 2006)。另外，從演化的觀點，Esteves & Ohman, (1993) 指出在早期的訊息處理機制會特別對生物顯著性的社會刺激敏感，例如生氣臉孔，且會自動化地將注意力朝向這類的刺激 (Bradley et al., 1998)。所以，情緒性的臉孔刺激不僅是較真實和較具有生態效度，並且能逃避可能存在威脅熟悉程度與主觀使用之頻率之間的混淆 (Kolassa et al., 2006)。

雖然過去使用情緒性臉孔作為刺激材料，比起詞彙刺激較具有生態效度，更貼近真實的社交情境，但是臉部表情所傳遞的訊息並不足以表達與社交焦慮有關的特定訊息。例如，正向的臉部表情通常都是快樂臉，但是在Mansell 等人 (1999) 的研究中，曾指出正向臉部表情有可能被解釋為是社交焦慮者的負向回饋(例如：我正在被取笑)。另外，Kolassa等人(2006)的研究中並未發現社交焦慮者對於生氣臉孔的叫色反應有情緒性干擾效果。這有可能是生氣臉並沒有產生與社交焦慮者有關之情緒的語意連結，

所以沒有出現情緒性干擾效果。換句話說，生氣臉孔對社交焦慮者可能並非是足以引發他們害怕的刺激。相反的，與情緒有關的詞彙可能與相關的威脅是較有關聯的。

若為了驗證社交焦慮者是否對於特定的認知內容具有注意力偏誤，單用情緒性臉孔作為刺激，可能無法表達不同情緒意涵（例如：與恐慌威脅有關的、與恐慌正向有關的、與社交威脅有關的、與社交正向有關的等等），因為臉孔刺激的正向情緒只能顯示笑臉，沒有其他可區分不同心理疾病的認知內容；而負向刺激也只有幾項，包括生氣、害怕、難過以及厭惡，都不足以澄清社交焦慮者是否對於特定的認知內容具有注意力偏誤。因此，本研究仍會使用詞彙作為刺激材料，以探討社交焦慮者之注意力偏誤的特定性。

除此之外，過去探討社交焦慮者之注意力偏誤的研究中，所選用的詞彙類型大多與威脅有關的刺激；然而Mathews與Klug（1993）發現在臨床上焦慮疾病疾患會對於與個人相關，而非情緒本身有注意力偏誤；在非臨床樣本，Riemann和McNally（1995）也發現有朝向與目前所關注的情緒刺激的注意力偏誤，而不是刺激的情緒本質是正向或是負向。若單選用負向情緒或一般威脅刺激作為研究社交焦慮者的認知型態並不夠精確，所以挑選與社交焦慮者之疾病有關與害怕基模相關的刺激材料是非常重要的（Becker et al.,2001）。例如根據社交焦慮者的特性，多選用在社交情境中批評、困窘或拒絕的詞彙作為威脅字，而正向詞彙可以選用與社交威脅詞彙字義相反的字，或是可考慮選擇在社交情境中可能出現的正向評價詞彙，因為最近研究指出社交焦慮不僅害怕負面的評價，也同樣害怕正向評價；且有學者已經進一步發展了害怕正向評價量表（Fear of Positive Evaluation Scale, FPE; Week, Heimberg, &Rodebaugh,2008），以測量個體在面對正向回

饋時主觀感受到的不適感，並驗證此量表得分與社交焦慮指標成正相關，且與其他建構有良好的區辨效度（Week, Heimberg, Rodebaugh & Norton, 2008）。至於關於本研究實際材料的選用，請參見研究方法中實驗材料的討論。

## 第四節、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

### 一、研究目的

從 Beck 與 Bower 的認知理論得知，由於社交焦慮者具有與自身疾病和害怕相關的基模，所以社交焦慮者較容易去注意與社交焦慮有關的訊息，並且是在引發社交焦慮的情境之下。然而根據之前文獻的回顧，在探討焦慮者是否對於特定性認知內容有注意力偏誤的研究，並未得到一致的結果，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在這些研究中，使用的刺激材料有所不同，有的是以詞彙作為刺激材料，有的則以臉孔刺激或圖片作為刺激材料。但是，在上一節已經論述臉孔刺激通常所能呈現的情緒向度是有限的，所以在本研究中，會先參考過去一些研究（例如：Heinrichs et al., 2004; Becker et al., 2001; Spector et al., 2003; Maidenberg et al., 1996; Westra et al., 1996; Vassilopoulos, 2005; Amir et al., 2003; Grant, 2006）所使用的情緒類別（例如：與恐慌有關、與焦慮有關、與憂鬱有關、與社交焦慮有關等等），並在進入正式研究之前先進行預試，亦即請受試者對所有類別的詞彙進行評估，最後依據評估的結果，篩選出正式研究作業中的詞彙。

另一個可能在過去研究中發現導致社交焦慮者之注意力偏誤，並未獲得一致性證實的因素是社交威脅情境的誘發與否。例如：Mansell 等人(1999)發現社交焦慮者在社交評價威脅的情境中，會逃避去注意正向與負向臉；但在無社交評價威脅的情境中，並沒有發現高社交焦慮者有注意力偏誤的現象。另外，近年來的研究，例如：Vermelen, Corneille 與 Luminet(2007)認為個體的心情狀態可能影響他們處理情感性訊息的策略。而 Helfinstein, White, Haim & Fox (2008)指出，有許多研究發現在壓力的環境中會改變焦慮個體注意威脅刺激的典型模式。許多研究顯示焦慮者對於情緒性詞彙進行叫色時，情緒性 Stroop 干擾效果會消失，當焦慮者在執行作業同時，正

經歷一個明顯的威脅或壓力來源。例如：社交焦慮者當他們被要求在作業之後演說時，此對於威脅刺激的注意力偏誤的效果消失了(Amir et al.,1996)。過去有兩個假設解釋為何在高壓力情境中，情緒性叫色作業中對於威脅刺激的干擾效果反而消失了：一個是由 Williams 等人(1996)所指出，壓力情境產生個體的焦慮，反而使得個體增加對作業表現的努力，因此抵銷此干擾效果；另外，Mathews(1993)認為額外的壓力源可能導致在處理歷程優先順序上的轉移（shift in processing），因此一個立即的威脅（要求演說）會抑制注意力而去偵測作業中對較不具威脅的訊息。Helfinstein 等人(2008)等人的研究發現在當中性詞彙出現在點偵測作業之前，高社交焦慮者具有對於威脅詞彙的注意力偏誤，然而當社交威脅詞彙出現在點偵測作業之前，高社交焦慮者的注意力偏誤消失了。因此，操弄社交威脅情境的誘發有無對於瞭解社交焦慮者的注意力偏誤也是重要的。

綜合以上，本研究將採實驗法進行，並以線索典範作業作為主要探討注意力偏誤的工具，以驗證認知內容特定性假設。在線索典範作業中，為了避免受試者會透過周圍視力去偵測目標物（Mansell et al.,1999），因此修正原先 Fox 等人（2002）是請受試者對目標物出現在左邊或右邊進行判斷的方式，改以操弄目標物的物理特性，並請受試者判斷目標物是大寫字母「E」或是「F」。另外，在注意力作業進行之前，先加入社交焦慮情境的誘發程序，以確認是否當下的社交威脅情境會影響後續注意力作業的表現。因此，將有一半的受試者接受社交焦慮情境的誘發程序，另一半的受試者則無誘發社交焦慮情境。



## 二、研究假設

本研究目的主要是欲驗證高社交焦慮者是否對於與自身焦慮相關的認知內容具有注意力偏誤，以驗證「認知特定性假設」。因此，本研究假設如下：

1.若根據 Mansell 等人（1999）對於誘發情境焦慮的看法，即可預測在有誘發社交焦慮情境中，高社交焦慮組相較於低社交焦慮組，對於與社交焦慮有關的詞彙具有注意力偏誤；然而在無誘發社交焦慮情境中，並無此注意力偏誤。表 2-1 是根據 Mansell 等人(1999)對於誘發情境焦慮的觀點所提出之假設的整理表格。

表 2-1 根據 Mansell 等人(1999)對於誘發情境焦慮的觀點所提出的假設：

根據 Mansell 等人(1999)	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 高社交焦慮組 vs. 低社交焦慮組	
	當線索是與社交焦慮有關	當線索為一般類別 (中性、一般正向及威脅)
1. 線索有效性指標分數	有顯著差異。	無顯著差異
2. 對目標物的反應時間	在有效和無效狀況中， 有顯著差異	無顯著差異
未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高、低社交焦慮組在以上這些假設中 皆無顯著差異。		

從表 2-1，根據 Mansell 等人(1999)觀點所提出的研究假設整理如下：  
假設 1-1:

本研究目的主要是瞭解高低社交焦慮組在不同誘發情境中，對於不同詞彙類別的整體注意力傾向，因此將計算線索有效性指標分數(cue validity index) (Koster et al., 2006)：

[線索有效性指標分數 = RT (無效線索) - RT (有效線索)]。

假設 1-1(a)：當線索是與社交焦慮有關之詞彙時，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高、低社交焦慮組，在線索有效性指標分數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 1-1(b)：當線索屬於一般類別（包括中性、一般正向及一般威脅）的詞彙時，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高、低社交焦慮組在線索有效性指標分數上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1-1(c)：當線索是與社交焦慮有關詞彙及一般類別（包括中性、一般正向及一般威脅）的詞彙時，未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高、低社交焦慮組在線索有效性指標分數上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1-2(a)：在線索典範作業之有效線索狀況下，當線索為與社交焦慮有關的詞彙時，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高、低社交焦慮組，對於目標物的反應時間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 1-2(b)：在無效線索狀況下，當線索是與社交焦慮有關之詞彙時，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高、低社交焦慮組，在對於目標物的反應時間上亦有顯著差異。

假設 1-2(c)：在有效及無效線索狀況下，當線索屬於一般類別（包括中性、一般正向及一般威脅）的詞彙時，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高、低社交焦慮組在對於目標物的反應時間上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1-2(d)：在有效及無效線索狀況下，當線索是與社交焦慮有關的詞彙及一般類別（包括中性、一般正向及一般威脅）的詞彙時，未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高、低社交焦慮組，在對於目標物的反應時間上並無顯著差異。

2.若根據 Helfinstein 等人 (2008)對於誘發情境焦慮的看法，即在無社交焦慮情境中，高社交焦慮組相較於低社交焦慮組，對於與社交焦慮有關的詞彙具有注意力偏誤，然而當在有誘發社交焦慮情境中，高社交焦慮組的注意力偏誤反而消失了。表 2-2 是根據 Helfinstein 等人 (2008)對於誘發情境焦慮的看法而提出之假設的整理表格。

表 2-2 根據 Helfinstein 等人(2008)對於誘發情境焦慮的看法提出之假設：

根據 Helfinstein 等人 (2008)	未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 高社交焦慮組 vs. 低社交焦慮組	
	當線索是與社交焦慮有關	當線索為一般類別 (中性、一般正向及威脅)
1. 線索有效性指標分數	有顯著差異。	無顯著差異
2. 對目標物的反應時間	在有效和無效狀況中， 有顯著差異	無顯著差異
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高、低社交焦慮組在以上這些假設中 皆無顯著差異。		

從表 2-2，根據 Helfinstein 等人 (2008)觀點所提出的研究假設整理如下：

假設 2-1(a)：在線索典範中，當線索是與社交焦慮有關之詞彙時，未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高、低社交焦慮組，在線索有效性指標分數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 2-1(b)：當線索屬於一般類別（包括中性、一般正向及一般威脅）的詞彙時，未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高、低社交焦慮組在線索有效性指標分數上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2-1(c)：當線索是與社交焦慮有關之詞彙及一般類別（包括中性、一般正向及一般威脅）的詞彙時，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高、低社交焦慮組在線索有效性指標分數上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2-2(a)：在線索典範作業的有效線索狀況下，當線索為與社交焦慮有關的詞彙時，未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高、低社交焦慮組，對於目標物的反應時間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 2-2(b)：在無效線索狀況下，當線索是與社交焦慮有關之詞彙時，未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高、低社交焦慮組，在對於目標物的反應時間上有顯著差異。

假設 2-2(c)：在有效及無效線索狀況下，當線索屬於一般類別（包括中性、一般正向及一般威脅）的詞彙時，未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高、低社交焦慮組在對於目標物的反應時間上並無顯著差異。

假設 2-2(d)：在有效及無效線索狀況下，當線索是與社交焦慮有關的詞彙及一般類別（包括中性、一般正向及一般威脅）的詞彙時，被分派至社交焦慮情境中的高、低社交焦慮組，在對於目標物的反應時間上並無顯著差異。